

「僑住」攝影展覽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SoCO)



僑住 - 2016 基層房屋攝影展

繼 2012 年，一輯俯瞰房的相片以最直白的方式向公眾揭示香港的房屋問題，在本地及國際間引起極大迴響。

2016 年，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再次與攝影師 Benny Lam 合作，推出「僑住」展覽，展出新一輯共六個系列超過五十幅相片與大家一同探索這些百呎單位內所發生的人和事。

前言：眼睛裡最後的光芒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

由第一次與居民走上街頭爭取基本住屋權至今，轉眼近三十年。當中參與過不同的政策推動，但每每回想起工作，最觸動的還是與居民間的互動，那份生命與生命相遇的微妙關係。

猶記得剛開始組織工作，便是探訪籠屋居民。一個 800 呎的單位，擺放著數十個三層的鐵籠，居住了 200 多人。單位內的空氣混雜藉煙草味與汗水味，加上單位內陳舊的味道，感覺難以言喻。裡頭的住客多是來自內地的勞動階層。他們每日勞碌過後，就只可蝸居在這個 10 多呎的床位休息。那時正值香港的「黃金時代」，基層憑著一雙手，捱過幾年，也總能以汗水換來舒適一點的生活。有許多個的晚上，我與他們閒話家常，言談間提到以後的生活。印象很深的是那時候他們面上稍為放鬆的表情，和眼裡自然地閃出的一些光芒。即便困在小小的盒子內，他們抱住在時間線上寄托的小希望，還是能夠咬緊牙關把日子過下去。

隨著我們的社會轉型，經濟結構也起了些改變。社會沒有這麼多創業神話，勞動階層也不敢奢望向上流動。對於今時今日的基層而言，收入能夠應付三餐一宿已非常感恩，每天早出晚歸只為努力保住飯碗。面對昂貴的租金，公屋又遙遙無期。記起最近一次探訪?房家庭，輪候公屋快七年，仍未有音訊。下個月租約期滿，為著加租迫遷擔驚受怕。那個媽媽把我送到門口時留下一句「只在生存，何來生活」的感慨。

我們的社會不斷進步，但房屋問題不但未能解決，更像一個愈拉愈緊的結，難以解開。地產霸權、

貧窮人口在大部人心中成了經濟發展下的必然副產品。提到文明社會裡的惡劣居住環境，許多人選擇隔岸觀火。甚或有人選擇在鍵盤上，透過電腦螢幕貼上各色各樣的負面標籤。這邊廂制度還未推倒，那邊廂人心又慢慢築起一道高牆。

根據政府最新公佈的數字，房居民已迫近二十萬。這不是一堆冰冷的數字，裡頭的居民不是新聞上閃過的影像。他們就與我們身處在同一城市，與我們生活每一個日常擦身而過。他們可能是餐廳裡給我們端菜的服務員、是接載我們上下班的巴士司機、甚或是每天迎接著我們回家的大廈保安。他們與你我一樣，只希望每天勞碌過後可有一個私密的、可喘息的空間。希望擁有一個舒適的家，可將自己的心寄託。

參與住屋權的倡議近三十年，從木屋區到籠屋、板間房再到今天的房，表面看來居住環境改善了，但所謂的改善也不過是每個家庭增多了幾格階磚的活動空間。當中人心的變化卻是最令人擔心。這些年頭的基層家庭，最怕談到以後。提到遙不可及的公屋，說起每次被業主加租後迫於無奈遷出，他們總會愁眉深鎖，眼神空洞。同樣被困在小小的盒子內，他們被現實壓得失去了對未來的憧憬與熱情。貧窮從來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人被客觀的環境壓迫出的絕望與無力。

最後，再次衷心感謝參與是次出版的基層街坊。感謝他們願意打開家門，勇敢揭示社會上的不公。謹將《侷住》送給這個時代裡默默付出，在艱苦下認真對待生活的基層社群。

願我們所有的抗爭終能換來一個更公平的制度。

願我們不管任何光景，對未來總存著盼望，眼睛裡仍閃著光芒。



籠屋故事：「我們在這兒等死！」

香港多璀璨、繁榮，但對最底層的一群而言，原來是這麼高不可攀。無論他們多努力，薪金永遠追不上樓價、租金、物價與公屋輪候時間的升幅。不少籠民一生孤身走我路，他們形容「住這些地方的都是孤兒！」，不少人最後在籠屋了結終生，仍然健在的，垂垂暮年時，生活寂寥沒有出路，覺得自己在等死！



板房姊妹：我們倆- 床上做功課

兩姐妹做功課，只能坐在床上，彎著身，雙腳不能垂放。妹妹在下格，姐姐在上格，一把風扇兩人用，兩人未做完功課，已汗流浹背。低微的家庭收入，僅夠租住這個 40 呎沒有窗的板間房，只夠擺放一張碌架床、一個小衣櫃，容不了書桌。在床上爬上爬下，互相逗氣，是她們做功課感到悶氣的時候，唯一的娛樂。



兒童樂園

4 萬名房孩子在唐樓危樓裡苦中作樂的成長紀錄。



居者有其屋

第一身視覺帶你進入只有 15 呎的生活空間，顛覆你對於家的概念。



美食廚房

展示房內廚廁合一，超出日常想像的惡劣居住環境。



潮流劏房

俯瞰的鏡頭，嶄新視覺，帶你認識愈劏愈細，愈劏愈貴的劏房潮流。



蒸籠閣仔

「在這睡覺，不用鬧鐘，大清早太陽就把我熱醒！」天台通常是種花、乘涼的好地方，但這裡卻搭建了 12 個鐵皮屋。其中兩個各有兩層，下層是廚房或廁所，上面是貼著天花板的閣仔。暑熱時，租客形容自己像「蒸魚」，上曬下蒸，痛苦不堪。晚上，待同屋都煮好飯後，才可爬上閣仔睡覺。清晨，初升太陽的熱氣籠罩著整個閣仔，沒有睡到幾句鐘也不得不從閣仔彈起來「下樓」去。



樓梯床位—「我係樓梯度住！」

有人租床位，有人「偷雞」在樓梯底打地鋪，但連睡樓梯也要交租不禁令人匪夷所思。從旁邊單位進入後樓梯，竟然發現逃生通道化身為出租床位。全天候床位無遮無掩，家當盡在眼前，連最基本的門口也欠奉，毫無私隱可言。如要使用洗手間，則要從樓梯返回旁邊單位，與近二十戶租客共同使用。由於床褥佔據幾乎大半條樓梯，故早上起床需要收起床鋪；晚上歸來需先整理一番以「露出」單位真面目。不過，樓梯位並不是一人獨享，除因為每層樓梯仍然相通外，床位之上更僭建了一個閣仔單位，名符其實「一梯兩伙」。當後樓梯也有價有市時，究竟香港住屋問題可以去到幾盡？